塞罕坝夫妻“望海楼”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时值8月下旬，位于河北最北部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天气渐冷，但半山腰依然鲜花盛开。正是夏日阳光最后的恩赐时节。

但在海拔1900多米的塞罕坝最高点上，刘军、齐淑艳夫妇工作的“望海楼”外，却已迎来草木凋零的季节。此地名为“望海楼”，实为“望火楼”，取此名一为避讳“火”字，二为瞭望眼前林海之意。

两人在此一守望，便是11年。

鸟瞰塞罕坝百万亩林海。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

简单而重复的守望

从承德市区出发，越靠近塞罕坝，越像走进了经典的电脑桌面——蓝天、白云、绿地、山坡。时值8月，天气渐冷，路边颜色各异的格桑花享受着夏末最后的暖阳。

一进林场，画风大变。

走在林场道路之上，遮天蔽日的是尖顶的落叶松、樟子松和云杉。到处都是树。找到高点俯瞰，满目林海。一株一株，累计112万亩。

刘军、齐淑艳夫妇在“望海楼”前。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

塞罕坝有林子本不奇怪。历史上，这里曾有“千里松林”，清康熙皇帝也在此设立了包括塞罕坝在内的“木兰围场”，但清末之际，为弥补国库空虚，这里开围放垦，树木砍伐殆尽，加之山火不断，这片林海，变成了荒原。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北边的风沙，越过塞罕坝，肆无忌惮地逼近北京。

上溯55年，如今的林场有多大，那时的荒漠就有多大。所以，这片林子极为珍贵。需要的，是不间断的守望。

刘军夫妇的工作说起来极为简单。每年有六个月的防火期，他们只需白天每隔15分钟、晚上每隔1小时，登楼顶，用一个老旧的奥林巴斯望远镜，眺望周围方圆20公里的火情，并加以记录即可。其他时间，日常工作也是瞭望。

然而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夫妇二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已经做了整整11个春秋。近乎无限的重复，让一切没那么简单了。即便冬夜，也只能轮流睡觉。没有一天记录缺失，包括春节、中秋节这些阖家团圆的日子。

刘军的桌子上，摆着许多本“望火楼瞭望报告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时间，记录了何方、何地、发生何情况，“能见度50米”“能见度差”“能见度极差”……最多的，则是简单的两个字“无事”。对他们和林场所有人来说，这两个字是最大的安慰。

翻开一本2013年春天的笔记，5月9日那天，下午3点，记录是“阴，偏西风3—4级，能见度很差”；5月11日那天，中午12点，记录是“多云，偏西风3—4级，无事。”像这样的记录，过去11年间都是完整的。

刘军夫妇是孤独的，却不是唯一的。在百万亩人工林海中挺立着9座望火楼，如同森林之眼，与地面巡护、视频监控、探火雷达等一起，担负着整个林场的火情监测。有些特别的是，其中8座都是夫妻共同坚守的，因此当地也称其夫妻望火楼。

孤单而惊喜的生活

塞罕坝人说，当地一年就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这句略显心酸的话，道尽事实。塞罕坝年平均气温零下1.3℃，冬季最冷时气温零下40℃，滴水成冰。一年积雪7个月。即便我们在夏日的8月赶来，白天上山也需要穿上厚外套，其他日子可想而知。

拯救环境，需要经受环境不同寻常的考验。“望海楼”的墙壁上，挂着四代瞭望房舍的照片。第一代是仅一人多高的马架子，三角形的房顶上盖满茅草堆；第二代是一间简单的红砖房，上面有一个孤零零的窗户，一个烟囱；第三代是一间平房，配上稍高一些的瞭望楼；到如今第四代，才是几间平房，搭配上五层高的瞭望塔。

“刚来的时候，这里不通电、不通水，取暖靠自己烧火。”齐淑艳回忆，“当时住的红砖房，天一冷上下透风，裹着棉被都冻得发抖。”

寂寞，甚至极度寂寞，是这份工作的常态。最开始，两人还时不时吵架，后来，连吵架都无话可说了。冬天的山上，除了风声，就是偶尔传来的野兽叫声，静谧的如同世界边缘。有时，齐淑艳憋的难受了，就出去喊两声，然后听到空荡的林子里传来自己的回音。

2009年，领导来视察工作时的一句话，“字怎么写得这么差”，给了刘军启发，他决定开始练字。一开始还想找字帖，下山几次都没买到，他索性自己练……在刘军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他手写的《沁园春·雪》，书法苍劲有力、张弛有度，完全看不出是自学成才的水准。更加一发不可收的是，他还玩上了绘画，“望海楼”里，到处张贴着他画的雄鹰、松鼠、建筑、林海……眼前之景皆可入画，朴素的风格中体现着独特的想象力。

齐淑艳的娱乐方式，一开始是纳鞋垫、十字绣，最近这两年条件好了，开始有了电视，也能上网了，她的生活才逐渐丰富起来。她甚至学会了玩游戏，用来打发时光。

坚定而温馨的传承

站在塞罕坝北部的瞭望塔上，历史与现实像一幅意外铺开的画卷。

林场外，仅一河之隔，几乎完全相同的气候、土壤与降水条件下，竟是一片泛黄的沙地，长着并不茂盛的草，间或有几棵低矮的树。林场内，百万亩林海在风中昂扬。

这是几代塞罕坝人奋斗的结果。这背后是伟大精神的传承。而刘军一家的传承，亦是其中的代表。

1962年，国家林业部决定设立塞罕坝机械林场时，这里已然遍地荒漠。经过55年、三代人的奋斗，塞罕坝这个年平均气温零下1.3℃的地方，有了万顷林海，重现了历史上“千里松林”的盛况。刘军的父亲正是响应号召的第一代人，如今，他24岁的儿子刘志钢也加入了这一队伍。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为了看护林子，把我扔在县城读寄宿小学。你们最亏欠的就是我。我曾误会你们。”在写给爸妈的信里，刘志钢写道，“我小学三年级就在围场寄宿小学读书了，你们在远隔一百多公里外的坝上看护林子，放暑假寒假也是自己收拾行李去坐车。同学们笑话我说，‘你就是没有爸妈的孩子。’那时候小，也不懂事，就打电话非让你们来看我，好向同学们证明，我是有爸妈的孩子。”

后来，实在等不来爸妈，刘志钢竟然喝下了治疗外伤的正骨水，想通过生病换来父母。得知消息后的刘军夫妇心如刀绞，但终究，处在防火紧张期的二人，还是委托了其他长辈前去照看。如今说起这段往事，夫妻二人依然心痛不已，觉得对不起儿子。

前不久，刘军夫妇带着刘志钢夫妇，上了湖南卫视的节目《天天向上》。他们还接受了许多媒体采访，两口子一下成了名人。用齐淑艳的话说，曾经极度冷清的“望海楼”，在过去3个月“每天都有人来”。

然而这并非常态，热闹过去，他们还会孤零零地坚守。

刘军说，他没想到，自己的工作赢得大家这么多关注。但他已经想得到的是，儿子刘志钢会接下他的接力棒，在自己退休之后，继续守望林海。

这正是刘志钢的心愿。

“我一直想得到你们的肯定，现在你们终于认可了我，觉得将来可以把望海楼交给我，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的高兴。”面对镜头，刘志钢大声读出了这封写给爸妈的信：“将来我会申请到望海楼，继续看管这片林子。”

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减贫事业的历程，我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北一个小村庄当农民，一干就是7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时和村民们辛苦劳作，目的就是要让生活能够好一些，但这在当年几乎比登天还难。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摘自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2015年10月16日）

背景资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数十次到国内各地考察，其中一半以上涉及扶贫开发问题。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从西北边陲到云贵高原，从提出“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到“找对‘穷根’，明确靶向”……他的扶贫脚步遍布各地，扶贫思路清晰可辨。在过去几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反复强调对贫困人口、困难群众的牵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聚焦讲故事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刘同保：太行山下的雕刻哲匠

肖菲　钱鑫

图为刘同保在演示刻刀的用法。

盛夏七月，河北曲阳邂逅了第七届中国曲阳国际雕塑艺术节，艺术节上，我们遇见了刘同保。这个年逾半百，唇上蓄着一排浓黑的髭须，身着普通的白色衬衣，有着几分农民气息的老人，没料想竟是位国家级雕刻大师，被誉为有思想的“雕刻哲匠”。揣着惊讶与好奇，会后我们来到了刘同保的家中，进门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客厅挂满三面墙壁的奖牌，每一块奖牌都是对这位雕刻匠人的赞誉。屋后便是他开办的雕刻厂，坐定后，这个老人的健谈将我们的思绪从屋后雕刻厂切割石料的轰隆声中，带入了他对雕刻生涯的回忆之中。

刘同保以前的确是个农民，直到1978年，16岁的他从几百个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曲阳唯一的雕刻厂。从进厂开始，他就比普通工人付出了更多努力，除去每天八小时的雕刻活计，晚上他还给自己“加课”——看艺术类书籍来补充理论知识。回想起自己在雕刻厂的学艺经历，刘同保感慨道：“这段经历扎实了我的雕刻基本功，也让我悟出了搞雕刻最重要的是要精益求精，不仅要精于技术，还要精通理论”。

39年过去了，刘同保已然成为一代雕刻大师，他的作品曾三载于《吉尼斯世界纪录》。凿声铿锵，追踪问迹，从人民大会堂到北京世界公园，再到日本大师山清大寺，都有刘同保雕凿的痕迹。

雕刻是门苦活儿，这是非艺术家的光环所能掩盖的。2003年，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刘同保，创造了他第三项载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作——《世界老寿星》。“那时候施工条件艰苦到了极点，山体坡度有的接近90度，一个闪失就有生命危险。山就在云层里面，本来就是空中作业，再加上山上经常有恶劣天气，就算雷暴天也要施工，光是电视机就被雷电劈坏了好几台。”回忆起那三年日夜奋战雕凿的日子，面前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变得激动起来，他的眼睛里仿佛闪着光。

如果说刘同保一路走来是受到中国传统雕刻文化的熏陶，那1986年进入中央美院进修，就是他接触到现代雕刻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年他24岁。“这次进修开启了我对当代雕塑艺术创作的思考和实践。曲阳有3000多年的雕刻历史，但是传统雕刻工匠长于技术，短于理论。”刘同保说，“曲阳雕刻要走出曲阳，走出中国，不仅要有民族的根与魂，还要创造时代的气与神，与世界接轨。”

“雕刻和做人有着相似的地方，每一刀每一凿都是为了精益求精。”刘同保如是说。在这条不断突破的雕刻之路上，他获得了无数嘉奖，人称其“获奖专业户”，但刘同保始终以“匠人”自居。在他的著作《曲阳·雕塑·我》中，刘同保写道“获奖作品不过是我人生中的雪泥鸿爪，唯留情于石，石影是我心”。

聚生相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京新高速成为世界最长沙漠高速公路

陈　曦

当今世界上最长的沙漠高速公路——京新高速的总里程约2768公里，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先后穿越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三大沙漠。它是亚洲投资最大的单体公路建设项目，也是继连云港—霍尔果斯高速（G30）公路之后，连接新疆与内地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2017年7月15日，京新高速内蒙古临河至白疙瘩段、甘肃白疙瘩至明水段和新疆明水至哈密段三个路段联动通车，自此，京新高速全线贯通。

京新高速公路连接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六个省（区、市）。此次通车的临白段全长930公里，白明段全长134公里，明哈段全长178公里。它们大多位于戈壁、荒漠地区，施工条件非常艰苦，但项目开工5年来，各参建单位克服了环境恶劣、有效施工期短、建设任务重等困难，在施工期内圆满完成了任务。

京新高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对沿线百姓而言，京新高速的修建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在高速公路修筑的过程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新建了935公里通电、通讯和458公里的供水管道工程等基础设施。通车后，该地区增加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

对沿线城市发展而言，依托横贯东西的京新高速，可以把深处沙漠腹地的矿产、旅游等资源快速输送到全国各地。据悉，位于京新高速公路白明段的甘肃省马鬃山镇正计划发展第三产业旅游业和精细加工产业，打造产业基地。但是曾经，马鬃山镇牧民出行只能沿着土路花上三四个小时，道路的修通为地方发展带来了机遇。

此外，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而言，京新高速是高速公路网规划的第七条放射线，开辟了霍尔果斯口岸至天津港的最快捷出海通道。同时，通车后的京新高速将北京至乌鲁木齐的公路里程缩短了近1300公里，显著节约了货物运输成本。

十八大以来，中国高速公路事业稳步发展，高速公路网络框架总体形成。7月28日，交通运输部宣布，仅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就建成通车高速公路项目11个，新开工项目46个，京新高速正是其中的代表性工程。据悉，截至2016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3.1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基本覆盖全国城镇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

预计到“十三五”末，国家高速公路主线将基本贯通。届时，高速公路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区域间资源的流动，人们通过公路出行将更加畅通、便捷。

中国这五年的世界之最⑤